

錄異記卷之三

卷三

在後漢書中即此處所錄之魏書也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二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至河東之師搜索郡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甯中得秦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諶將往河東盧諶方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東晉王承迎東敬逾於師資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以諭之為朝廷故實政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宗幸褒梁蕭遠襄微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國京輔左右泊江南北皆傳襄王教令以懷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鄭合敬與中官齋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輩輩嫉閹尹持權不欲危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愕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今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

之信牛公憂戚不憚因之遽疾晉王屢命醫藥或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諶疾愈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即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拔曰事主勤盡有盧諶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宜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夫聲號呼歐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危衛奔問詞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表俾盧諶奏于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贈牛公忠貞公盧諶授滑州別駕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德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先吹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關是夜三更駕出寶雞離方寢疾不得危衛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蒲裴乘權中外畏憚不自安昇疾起既至偽

詔加左常侍健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薨朝野聞之莫不痛惜焉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鄩于陰諸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為群盜所學誅戮者至多自是阮東內外阻絕京師積糶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鄙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朱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報貯甚多雖諸道不實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亦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賣策諸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園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為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曰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

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  
支夫食然後利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  
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  
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灸  
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為彈禮之甚厚而未  
嘗為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輟與  
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  
而已吾頗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  
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  
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  
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  
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  
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  
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  
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  
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  
橋為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  
命朱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皆及遠而不  
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  
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

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  
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  
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  
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廬凡六年草菴破壞終  
不再葺處於土穴中因患冷氣腰脚聲音嘶  
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千名求進非為己  
身吾二親俱歿不及養何用名為竟不應  
舉貧苦終身年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  
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  
上聞降勅褒表其門閭

向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假武夷南廬墓於官  
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  
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為常焉廣  
明辛丑歲傷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  
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  
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知之  
駕駐劔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本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  
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沈重每轉側皆須數  
人扶昇以為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眼痛且  
腫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  
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覩  
賴其沈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裸走  
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  
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  
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被  
冠履有目鬚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  
人兩臂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  
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為仙人無所  
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  
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為捱搦手足捫  
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  
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  
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瓊永平三年寢疾初患  
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

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高鋪守護之既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樓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鬚鬢白著白衣來謂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拄其頭使能起坐迤迤自起添油注燈下就前牀取鞋著之四顧見僕使皆因臥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其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為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挂娘子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定靈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信宗車駕已及左神郡縣鎮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街巡小吏告之曰大將軍迎駕合同于道左任即奔詣適獨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常嚴整戈甲之威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水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而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為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親猶歷然在目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之三

卷三

錄異記卷之四

錄異記卷之四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墮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于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違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之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遂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遠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幃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教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言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大人握手語舊顏色憔悴衣服繯繯注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